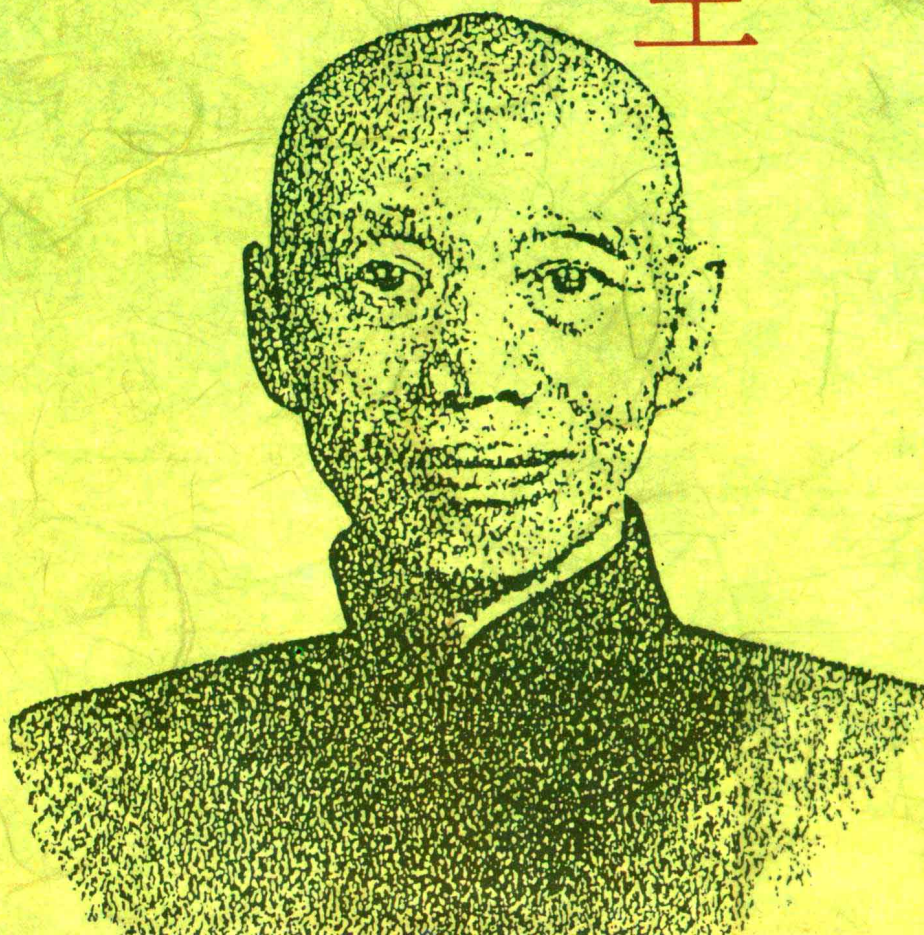


劉航琛先生 訪問紀錄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22)
訪問：沈雲龍・張朋園・劉鳳翰
紀錄：張朋園・劉鳳翰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22)

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

配 訪

錄 問

劉鳳翰 張朋園 劉鳳翰 張朋園 沈雲龍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初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22)

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

定價

精裝本新臺幣二八〇元 美元一〇・五元
平裝本新臺幣二三〇元 美元八・五元

國外訂購另收郵費

訪問

沈雲龍 張鳳翰 劉鳳翰 張鳳翰

紀錄

劉鳳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印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

地址：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臺北郵政一〇三四一七二一五

劃撥帳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購處

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七八二四一六六轉五一〇九

承印者

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精) ISBN 957-9046-04-2
(平) ISBN 957-9046-05-0



劉航琛先生遺像

弁 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爲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迭相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爲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爲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有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尙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 謹識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

訪問時間：民國五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五十一年元月二十八日

訪問地點：臺北市漳州街九巷五號劉府

訪問次數：九次

訪問人：沈雲龍 張朋園 劉鳳翰

紀錄整理：張朋園、劉鳳翰 錄音：劉鳳翰

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 目錄

弁 言

照 片

一、簡說家世·····	一
二、四川動亂·····	三
三、襄贊王陵墓·····	一七
四、入幕劉湘·····	二九
五、四川初爲中央效力·····	三九
六、劉湘統一四川與剿匪·····	四七
七、四川與中央隔閡之由來·····	六一
八、裁軍與抗戰·····	七一
九、劉湘逝世前對中央的建議·····	七七
十、劉湘死後的四川政局·····	八五

十一、擔任中央政府工作·····	九九
十二、勝利後的中央財政·····	一〇五
十三、大陸淪陷前的混亂局面·····	一一一
十四、我與中央的關係·····	一二三
十五、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三年間之四川財政·····	一三三
十六、劉神仙·····	一四一
十七、大陸撤退前肩負重擔·····	一四五
十八、被控叛國貪污的由來·····	一五一
十九、艱苦生涯·····	一六三
二十、浮生雜憶·····	一七三
1. 瀘州中學·····	一七三
2. 父親病故·····	一七四
3. 天主教·····	一七五
4. 益世報·····	一七六

5. 捐獻·····	一七七
6. 農場·····	一七八
7. 李濟琛·····	一七九
二十一、漫談袍哥·····	一八一
1. 丁寶楨肅清袍哥·····	一八一
2. 袍哥的再起·····	一八二
3. 趙爾豐之死·····	一八二
4. 民初的袍哥·····	一八四
5. 一段插曲·····	一八四
6. 雅安之行·····	一八六
7. 競選立法委員·····	一八七
二十二、問答·····	一八九
民國以後之四川分合如何？·····	一八九
劉湘之四川善後督辦名義起訖有多久？·····	一九二

劉湘之部屬有無去廬山受訓者？	一九二
何謂九省聯盟？	一九二
劉文輝與鄧錫侯、田頌堯同時駐軍成都之關係如何？	一九三
對四川內戰觀感	一九四
四川新聞記者劉思亮何以敢於抨擊劉甫澄？	一九五
民國二十五年四川發生災荒，其救濟情形如何？	一九六
與李宗仁的關係	一九六
西安事變時，劉甫澄之態度如何？	二〇一
附錄	二〇五
後記	二八七
索引	一

一、簡說家世

我祖籍原是湖南，清順治時，始遷入四川，是奉命遷去的，即所謂「移湖廣填四川」。初居四川永川縣，佔地七千餘畝，經過兩百多年的耕耘，因為子孫比土地的生產發展快，到我祖父時，弟兄分家，每人所得，每年只有二十五石稻子。那時的石，大概有三百六十斤左右，與現在的市石，大不相同。我祖父不能安於這種生活，因為二十五石稻子不可能養活一家人。那時一石稻子只賣一兩白銀（更早的時候，只有六錢一石），合起來不過二十五兩銀子。在四川一兩銀子，可換一元幾角錢，二十五兩銀子，不過四十元錢，如何能維持一家生計？所以他就搬到四川瀘州。瀘州是沱江與長江會合的口岸，商業甚為繁盛。

我們有個親戚在那兒經商，所以我祖父搬去後，自己也經商。我們的店號叫「愛人堂」。開始時以藥業為主，買賣中國藥材。後來因為我祖父能製酒，且酒的銷路比藥材好，因又兼營酒業。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已經改以酒業為主，藥業為副了。到了民國三十

年，日本人攻佔香港時，對四川濫施轟炸，我們的酒廠，也就毀了，香港割給英國九十九年，我們的生意在割讓前即已開始，剛好一百年。故有人問及我家的酒業，我就告訴他：「百年之功，廢於一『彈』。」日本人的「一個燒夷彈，把所有的酒廠燒完了。酒不經營了，藥的生意也停了。」「愛人堂」這塊招牌，日後由一位夥計繼承，已不能算是我們家的了。

我父親這一輩，除了酒廠之外，還開了一個錢莊（那時叫做「銀號」），並辦了一個玻璃廠，玻璃廠是因為酒廠需要而來。從前的酒，都用瓦罐裝，我父親認為不美觀，要改用玻璃瓶裝。那時候，必須自己設廠，方能製造玻璃瓶；由外國進口玻璃瓶，太貴，也近於奢侈。因為經營有了相當規模，我父親在地方上便有了聲望。到了滿清末年，他就做了瀘州商會的總理（即後日的商會會長）。

二、四川動亂

辛亥革命的時候，川南道劉朝望（字荃莊，淮軍名將劉銘傳之孫），接到端方自賓州發來的電報，要他一同對滿清盡忠。劉心中不如此想法，他認為只有附和革命，然後才可以生出慶門。所以他在陰曆八月間（日期已不能記得）約請全瀘州的紳商開會，把我父親也邀請了去。隨即成立了一個機關，叫做川南軍政府，劉朝望先生做了都督，本地紳士溫翰楨做了副都督，我父親為實業部長，瀘州就算是獨立了。劉朝望離任之後，由但懋辛繼任。

瀘州獨立時，我尚在瀘州中學唸書。獨立之後，因無書可唸，大家就組織學生軍，想要北伐。瀘州中學參加此一運動者，一百多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們自己聘請教官，自己買槍，自己買子彈。經過了幾個月的訓練，正預備北上，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凱當權，我們的學生軍也自動解散了。當時雲南都督蔡鍔命兩個梯團入川，謝汝翼梯團到敘府，李鴻祥梯團到瀘州，在瀘州屬合江縣殺了川軍一營，學生軍乃不得不解散。

次年爲民國元年，瀘州還沒有受到兵燹。到了民國二年，瀘州開始受到騷擾。黃克強先生的四省反袁（江蘇、江西、安徽、廣東）獲得熊克武在四川的響應。熊克武是川軍師長之一，四川有五師，他是第五師師長。他於二次革命贛寧失敗之後，才開始行動，爲時已經太晚，因此沒有聲援，竟變成了孤軍奮鬥。首先他自重慶分兵一支打瀘州，一支打成都。打瀘州的兵到龍透關，該地有如重慶之浮圖關，是個險要，第一師師長周駿守在那裏，一時進展不得。當時周駿的軍中，有若干速成學校的軍官，他們畢業的時間已不算短，有許多過去還參加過鍾穎（統領）的部隊，隨趙爾豐出征西藏，有的那時已做到了管帶；但到了民國二年，許多別的學校的帶兵官都高升了，而速成學校的最高者，只是營長（管帶）。大家心有不滿。有一個叫做梁度的營長，帶了七營人，在龍透關投向了熊克武軍，瀘州幾乎讓熊克武的部隊佔領了。

當時四川都督爲胡景伊，他調了兩個統領，帶巡防軍進援瀘州。這兩個人的軍隊，大約爲六營人，梁度七營叛變，現在有此六營補充，戰事仍可打下去。另一方面，胡景伊又調第三師模範團團長王陵基組織一個支隊帶六營人打重慶。王打到重慶時，袁世凱正命貴州、雲南、陝西、甘肅四省向四川進兵。雲南兵指向瀘州，貴州兵指向重慶。雲南兵出來得較

晚，帶兵者是劉雲峯旅長。貴州兵實際上也是雲南兵，因為那時唐繼堯在貴州，他派黃毓成帶一旅人入川（黃字斐章，雲南鎮沅人，日本士官畢業。後來也是相當有名的人）。

王陵基支隊由北而南，指向重慶，貴州黃毓成旅，由南而北，也是以重慶為目標。熊克武回兵自救，因此進攻成都的兵就敗退了下來。重慶方面，王、黃都進了城（王軍只一連人及其本人進入，黃則全旅同時入城），捷報到了北京，北京以王陵基為重慶鎮守使兼川東道尹。黃毓成不以為然。一則他的階級比王陵基高，他是旅長，王是團長任支隊長。再者，他進入重慶在先，全旅都在城中，王陵基落後數小時始進入，只有一連人（衛隊連）。黃毓成不滿意，便在晚上圍攻王陵基於重慶縣廟街的縣文廟，但一時未能攻入。王陵基的部隊得百姓之引導，翻城入援，與黃毓成發生巷戰，黃氏失敗。袁世凱後來叫他們二人都放下軍隊，到北京去聽候軍事審判，民國二年的戰爭，就這樣滑稽戲似地結束了。四川的第五師也消滅了。

到了民國四年，我到北京去求學（先住匯文大學後入北京大學經濟系），袁世凱派陳宦（二菴）為四川將軍（都督改稱將軍），陳宦帶了三個旅（馮玉祥、熊祥生、伍祥禎）進入四川，嚴刑峻法。袁世凱在北京亦謀中央集權，有雷霆萬鈞之勢。故陳氏在川，民國四、五

年間，確曾做到路不拾遺、土匪斂跡的地步。可惜袁世凱私心要做皇帝，以致蔡松坡在雲南宣布獨立，出兵進攻永寧、瀘州，禍及四川。

雲南兵進攻四川時，劉存厚（川軍第二師）在永寧宣布投降護國軍。劉氏下面有個姓陳的團長（名禮門），人稱陳蠻子者，善於打仗，他叫陳蠻子爲前鋒，攻打瀘州，進展甚速，直達南岸。可惜陳蠻子戰死了，袁世凱也於是時派了三師軍隊，加進四川作戰。一師爲曹錕領第五旅旅長吳佩孚入重慶，一師爲李長泰開合江，一師爲張敬堯開瀘州。按北洋編制，曹錕爲第三師，李長泰爲第八師（即後來段祺瑞在馬廠誓師時打敗張勳推翻復辟宣統的第八師），張敬堯爲第七師。張敬堯到瀘州時，陳蠻子來攻，一團人打一師人，眾寡懸殊，因此敗了下來，陳蠻子也戰死了。

蔡松坡的大營紮在大洲驛，不知怎的，張敬堯的一位參謀竟讓蔡軍俘虜了去。此人原先在軍事學校讀書時，與蔡松坡認識，因此，蔡對待他很客氣。蔡指著永寧的一座山說：「如此的山勢，北洋軍是否過得來，我很懷疑，何況要打過來，我想是不可能的。」蔡後來將這位參謀放回去了。這位參謀曾對張敬堯說，蔡松坡的意思是要大家停兵談和。張敬堯頗爲所動，故後半段的戰事，已不如先前之激烈。的確永寧以南的山勢越來越大，是難以打過去